



# 论“愤怒”的悲剧

## ——以塞涅卡的《论愤怒》和《美狄亚》为例

徐芹芹

(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杭州 310018)

**摘要:** 斯多亚学派主张治疗激情以回归自然的生活。激情由错误的冲动引发,它违背人的自然理性,使人无法获得心灵的宁静,因而成为哲学的治疗对象。塞涅卡在《论愤怒》中认为,愤怒是想要报复他人对自己伤害的欲望,并且称愤怒不合乎人的本性。结合塞涅卡的《论愤怒》和《美狄亚》两篇著作,试图从斯多亚学派社群主义的观点论证愤怒是破坏和撕裂自我与他人、自我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的激情。《论愤怒》从理论角度说明愤怒违背自然赋予人的社群本性,而这种观点在《美狄亚》中以悲剧的形式得以表达。

**关键词:** 愤怒;激情;塞涅卡;斯多亚学派;美狄亚

**中图分类号:** B1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2020)04-0173-06

## On the tragedy of "anger": Take Seneca's *De Ira* and *Medea* as examples

XU Qinqin

(School of Marxism,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Stoics advocate a therapy for passion to return to nature. Passion, which stems from wrong impulses, is against human natural reason, and makes people unable to achieve the peace of mind, so it becomes the treatment object of philosophy. In *De Ira*, Seneca defines anger as a burning desire to avenge someone who you think has harmed you and thinks anger violates human nature. In combination of *De Ira* and *Medea*, this essay aims to argue that anger is the passion damaging and tearing oneself and others as well as oneself and nature from the view of Stoics' Communitarianism. In *De Ira*, it is stated theoretically that anger violates the nature of community given to people by nature. This view is expressed in the form of tragedy in *Medea*.

**Key words:** anger; passion; Seneca; the Stoics; Medea

斯多亚主义(Stoicism)无疑是希腊化哲学三大学派中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哲学派别。斯多亚学派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较大的发展和变化,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斯多亚思想家在关注点上有各自的特色。历来对斯多亚主义的研究所涉及的层面较为广泛,不仅包括伦理学、宇宙论、逻辑学等方面的探究,而且包括与其它哲学家或哲学派别(例如与基督教、普罗提诺、斯宾诺莎)的比较研究,学者们还专门研究了克律西波(Chrysippus)、爱比克泰德、塞涅卡等斯多亚主义思想家的观点<sup>①</sup>。

古典希腊哲学追求以理性(logos)探究存在本身,以灵魂之眼窥见真理,因此认为对知识的把握也就能实践德性、“生活得好”。斯多亚学派不认同以观念思考生活的哲学方式,坚持哲学的真正目的在于治

① 有关斯多亚主义哲学的一般性研究,可参见 A. A. Long: *Stoic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J. M. Rist: *Stoic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等;伦理学的研究著作,可参见 Brad Inwood: *Ethics and Human Action in Early Stoic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等;比较研究可参见 J. N. Sevenster, Paul and Seneca, Leiden: Brill, 1961 以及 R. D. Hicks: *Stoic and Epicurean*, Russell & Russell Publisher, 1962。

收稿日期: 2019-04-16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24

作者简介:徐芹芹(1991—),女,浙江衢州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古典哲学方面的研究。

疗人心灵的疾病——激情(*pathos*)<sup>①</sup>,让心灵不受外物的影响,保持宁静。本文选择晚期斯多亚哲学家塞涅卡的《美狄亚》和《论愤怒》两个相关文本,针对激情中的“愤怒”这种特殊的恶(*vitium*),首先分析美狄亚在“愤怒”主导下毁灭他人和自身的惨烈悲剧,然后根据斯多亚主义宇宙论和自然法的观念论证塞涅卡何以将“愤怒”视为最大的恶。

### 一、美狄亚的“愤怒”

美狄亚的故事来自古希腊神话,欧里庇得斯<sup>[1]</sup>曾就相同题材写过悲剧《美狄亚》。相比较而言,欧里庇得斯更多地是站在美狄亚的立场上创作悲剧。他极为同情作为弃妇的美狄亚。在他的笔下,美狄亚是贤淑的妻子,与科林斯人相处友好,因为对伊阿宋的爱帮助他夺取了金羊毛,却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和祖国,与伊阿宋流浪至科林斯(Corinth)。但伊阿宋为求富裕的生活和高贵的地位却不惜抛妻弃子,娶科林斯王克瑞翁的女儿克柳萨为妻。面对伊阿宋的背叛,美狄亚杀死了公主和克瑞翁,让虚伪自私、欲求权力地位的伊阿宋落得一场空,最后亲手弑子,放弃了她与伊阿宋的子嗣,完全割断了与伊阿宋的所有关联。

但是,在塞涅卡的剧本中,他意欲突出的是美狄亚的愤怒与暴力,尤其是愤怒作为一种激情所带来的破坏力。塞涅卡的剧本以一场未完成的婚礼开场,此时美狄亚听到伊阿宋和克柳萨婚礼传来的乐声,她被已经无法隐藏的巨大痛苦打败了。于是,她将背叛的罪责怪在了克瑞翁头上,认为是他利用权势破坏了自己的家庭。美狄亚无法抑制心中汹涌的愤慨和毁灭的怒火,她祈求神灵杀死伊阿宋的新娘和岳父。在塞涅卡看来,美狄亚是邪恶的激情的化身。而这种由爱生恨的愤怒,本身就将暴力作为发泄的途径。美狄亚炼制毒药,涂在美丽的嫁衣上,令自己的孩子送给新娘。塞涅卡花了大量笔墨描写美狄亚制作毒药时的可怖画面,美狄亚以自己的鲜血进行祭祀,这个疯狂的人呻吟着、咆哮着,祈祷让火焰吞噬新妇。当克柳萨穿上新衣之后,她被毒药吞噬,克瑞翁也倒在灰烬之中。所以在塞涅卡笔下,愤怒不是静态的、藏匿在心中的情感,相反,愤怒公然地彰显在美狄亚身上,任意地把人带入不幸的境地。美狄亚因愤怒轻易地杀死了国王克瑞翁,将整个王宫夷为平地,使科林斯这个城邦遭到了极大的灾难,也破坏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秩序:仆役们忙着救火,士兵们想要抓住谋杀国王和公主的凶手。同时,美

狄亚与这个共同体的关系也因此一刀两断,于是她成了科林斯人的仇敌。

在美狄亚心中,伊阿宋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她曾经不惜背叛自己的父亲、杀死自己的弟弟,也不惜抛弃自己的地位、离开自己的家乡,只为了帮助伊阿宋,为了她与伊阿宋之间的爱。在希腊,她只是个异邦人,她一无所有,除了她的婚姻——伊阿宋和两个孩子。所以,美狄亚的身份是伊阿宋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的母亲。但是,伊阿宋背信弃义,这使得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爱与信念成了泡影,也使得美狄亚过去为伊阿宋所付出的种种失去了意义。对于美狄亚来说,伊阿宋离开她另娶他人,也就是剥夺了美狄亚现在的身份,她不再是伊阿宋的妻子,也不再是伊阿宋(和她的)孩子的母亲<sup>[2]200</sup>。因此,美狄亚对伊阿宋的爱转化成了痛苦、愤怒以及复仇的力量。当伊阿宋背叛之时,美狄亚曾经付出得越多,她感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和被伤害的印象就越是强烈,愤怒之火越猛烈。这种吞噬人的激情支配了理性,她渴望着复仇。由于伊阿宋夺去了美狄亚作为妻子和母亲的身份,美狄亚复仇便无所畏惧,她的暴力成为她重塑自己身份的方式,她要重新成为人们口中那个象征着暴力的女巫,重新成为美狄亚自己。她的报复需要更强大的快感,她抓住了伊阿宋的弱点——也就是他们共同的孩子,孩子们的死亡会令伊阿宋痛如刀绞、痛不欲生。美狄亚已经被愤怒控制,只想着对伊阿宋复仇,她心中已经驱逐了所有的道德观念和伦理义务,她不认为杀害自己的孩子是一种暴行,反而是恰当的报复手段。因为现在所犯的罪便是对她过去因爱伊阿宋所做的种种罪行的补偿,她要用罪来弥补过去的罪。

美狄亚的愤怒本应是针对伊阿宋个人的,但愤怒永不缺乏刺激物和报复的对象。她不去杀死伊阿宋本人复仇,而是要杀死他的孩子——伊阿宋在世上最爱之人。在此,塞涅卡也重点刻画了美狄亚的心理活动。美狄亚犹豫着,她在理智与愤怒之间摇摆,理性告诉她孩子是无辜的,不能伤害自己的孩子;但是愤怒已经让美狄亚深受刺激,她心中的仇恨

① *Pathos*, 拉丁文 *adfectus*, 英文通常有 *passion*, *emotion* 或 *feeling* 等不同的译法,如 Martha Nussbaum 在《欲望的治疗》中就不加区分地使用 *passion* 与 *emotion*。Richard Sorabji 则选择使用 *emotion*,他认为 *passion* 会给人留下仅仅针对强烈情感的印象,而 *emotion* 则涵盖了古典哲学更全面的讨论。在中文语境中,“情绪”或“情感”的译法较为中立,“激情”与“偏情”则较负面。本文酌情使用不同的译法。

正在沸腾,甚至两个孩子都不能除掉心中的怨恨。塞涅卡描述了美狄亚心中的斗争过程——“灵魂啊,你为什么摇摆不定?为什么泪流满面?为什么愤怒把我犹豫的心拖向一个方向,母爱又把我拖向另一个方向?”<sup>[3]154</sup>这样的心理活动显示了,在斯多亚学派看来,激情并不是如柏拉图认为的是理性之外的另一部分,激情是心灵(理性)向两个方向摇摆不定的。然而,美狄亚的愤怒最终还是战胜了母爱,复仇的心理已经模糊了她的心智,她先杀了一个孩子,“巨大的快乐违抗我的意志悄悄传遍我全身,而且看啊,它还在增长。我唯一还缺少的就是这个——让他在一旁观看。”<sup>[3]157</sup>另一个孩子就在伊阿宋的眼前死去,美狄亚以此折磨伊阿宋。无法控制的愤怒只能凭着残暴的复仇得以满足。美狄亚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孩子,毁掉了她与伊阿宋的家庭。伊阿宋在目睹美狄亚伤害儿子的恶行之后,憎恨美狄亚,也因此诅咒美狄亚。此刻,美狄亚不单单是杀害了自己的孩子,也斩断了与伊阿宋之间的联系,而且他们互相仇恨,原本互相关爱、互相帮助的共同体关系已成为仇敌的关系。

但是美狄亚的悲剧似乎尚未到此结束,塞涅卡借伊阿宋的口说:“你(美狄亚)尽管在高高的天空中漫游吧,你瞧着吧:无论你去哪儿,那儿都绝不会有神明。”<sup>[3]158</sup>在斯多亚学派看来,神就是自然,也就是理性本身,这预示着美狄亚始终都将生活在愤怒或者说是激情的枷锁之中,无法实现个体的自由。在塞涅卡看来,美狄亚不是遭受了厄运,真正导致杀子复仇悲剧的其实是美狄亚自身的愤怒。美狄亚试图以自身的力量反抗遭受到的不幸,但反被愤怒掌控,剥夺他人的生命来释放自己的怒火。这一形象揭示了处于愤怒控制之下的人丧失了与自然理性和谐的联系,进而破坏和撕裂了自身与他人之间形成的共同体关系。它不符合人对幸福的伦理追求,美狄亚在伤害家庭共同体的同时,也破坏了自身与自然的共同体关系。因而塞涅卡认为,美狄亚永远都处于激情的奴役之中,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心灵的宁静。

## 二、作为“激情”的愤怒

塞涅卡从一个斯多亚主义者的视角翻新了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美狄亚被各种激情扯入非理性的疯狂状态,而愤怒是促使美狄亚实施可怕的报复行为的最主要诱因。尽管古希腊人一直使用“命运”作为悲剧不可避免的原因,但是塞涅卡则视

愤怒为美狄亚悲剧的原因。塞涅卡的《论愤怒》与《美狄亚》两部作品共同探讨了“愤怒”这一主题,而且基本思想一致,亦即愤怒是作为理性的错误判断而产生的激情,它会给人带来不幸。《论愤怒》从理论角度为人们提供了剖析愤怒的本质以及提出治疗愤怒的哲学方法。

按照塞涅卡的理论,愤怒是想要报复和惩罚他人施于自己身上的伤害的欲求。首先,人拥有了“受到伤害”的印象,这种印象的产生源自于发怒者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愤怒并非由这样的印象直接激起,也不是立即随着这样的印象出现,它还需要理智的认可(*adsensus mentis*)。在理智的作用下,人认可了“受到伤害”这一印象,而且它要求进一步的行动,要求复仇和惩罚,“因为产生已受到伤害的印象,渴望为此复仇,并且把‘人不应该受伤害’和‘人应该复仇’这两个命题结合起来”<sup>[3]27</sup>,由此激起了愤怒。塞涅卡表示,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冲动,而是结合意志(*uoluntas*)的行动。因为“人不应该受伤害”和“人应该复仇”是两个不同的信念(*doxa*)或判断,理智需要将两者结合起来,并且认可和赞同这一复杂判断。所以愤怒的产生不可能没有意志的参与,它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冲动,需要意志认可复仇的欲望。在愤怒生成之后,它还会发展成狂乱的、不受控制的状态,因为复仇的冲动使人失去控制,此时愤怒已经彻底征服了理性<sup>[3]30</sup>。但这并不意味着理智中的激情部分取代了理性部分,因为愤怒本身便是判断的产物和理智认可的结果,而是说,扭曲的、败坏的理性替代了我们从宇宙理性那里分享的正确理性<sup>[4]</sup>。因此,愤怒作为错误的理性统治了心灵(*animus*)<sup>①</sup>。

塞涅卡认为,愤怒是一切情感中最可怕和发狂的情感,它拒绝受到管制,而且能受到新的不同刺激,因而难以止息。愤怒是对发怒者自身的伤害,当被愤怒控制时,人已经不处于理性中,在愤怒中哺育的仇恨寻求发泄,因而心灵走向混乱。在塞涅卡创作的美狄亚身上,可以看到愤怒主宰了美狄亚其它

① 斯多亚学派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理性/非理性:一种是描述性层面,所有的情感都包含判断,它们都是理性判断的产物;另一种是规范性层面,也即宇宙理性,在个体层面体现为理性指导人正确地行为。因而在描述性层面上,所有激情都是理性的;但是在规范性层面上,所有激情都是非理性的。参见:玛莎·努斯鲍姆,欲望的治疗[M].徐向东,陈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81;Inwood B. Seneca and psychological dualism[C]// Brunschwig J, Nussbaum M, ed. Passions and Percep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166.

的激情,愤怒征服了美狄亚原先对伊阿宋的爱,美狄亚因背叛而感受到的痛苦也为愤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燃料,于是复仇成为了发泄愤怒唯一的出口,这也是整部悲剧的根源所在。美狄亚身上的痛苦、怨恨、快乐等等激情,都是由于理智做出的判断,她可怕的愤怒统率着这些激情。理智这时候成为了一种工具性的东西,是复仇的手段,美狄亚运用理性筹划自己的复仇计划。愤怒的目的是复仇,它要求惩罚,因此愤怒命令人们去伤害别人,对应的后果是毁灭。愤怒针对的不仅仅是个人的自我撕裂、自我毁灭,也能改变国家的命运,伤害整个共同体:由愤怒燃起的恶意,使得无辜的士兵被将领惩罚致死;同胞们会反目成仇,自相残杀;城市会陷落,国家会灭亡。

塞涅卡视愤怒为最大的恶,这是因为它与自然对立,不合乎善,与人类的本性相违背。斯多亚学派主张,人的本性要求人们过一种社会的生活,人必须基于一种友爱和互相帮助的目的联合在一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自然要求人互相帮助,互相爱护;愤怒却命令人以暴力惩罚和复仇。塞涅卡作为一个斯多亚主义者,坚持整体主义即共同体的立场:“伤害任何人都是犯罪,因为他是那个更大的共同体中的你的一位同胞……身体的所有成员都处在彼此和谐之中,因为单个成员不受损害,这是合乎整体的利益的。因此,人类也应该不伤害个体,社会只有通过它的成员之间的爱和互相保护才能不受损害。”<sup>[3]53</sup>塞涅卡视愤怒为最可怕的激情,是因为悲伤、快乐、痛苦等其他激情可以完全是个人经历造成的个体性疾病,但是愤怒除了伤害自我之外还伤害和破坏自我与他人、乃至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愤怒将对方置于敌人的位置,愤怒者怨恨对方,寻求暴力的伤害,必然会损害共同体。

整体主义的思想需要追溯到斯多亚主义的自然哲学,斯多亚主义强调宇宙是一个完全混合的连续统一体。一滴酒滴入整个大海或者花香融入空气就属于这种混合。在“完全混合”中,双方处于同一空间中,占据着同样的位置,一方完全渗透到另一方中,花香完全融入空气,空气被花香渗透,两者有完整的接触,完全在对方里面。这样,整个宇宙是不可分割、没有空隙的。但混合并不意味着两者不能分离,或者是改变了彼此的性质,而是双方都保持着原来的性质和各自的实体,水还是水,酒还是酒。而在混合基础上的“连续统一体”就是指宇宙诸事物之间的内在绵延,彼此间的彻底混合<sup>[5]</sup>。神也是通过火的原理也即理性的原理“完全渗透”进宇宙之中,神

就是自然本身,拥有最高形式的理性。因此,斯多亚主义认为,宇宙万物包括人类自身,都是渗透着自然理性的、完全混合的统一体。

所以,整个世界由理性统治着;理性同时也是自然。人由于对理性的共同拥有而形成共同体,因而人是一种社群性的存在物。自然引导人们爱护自己的同胞,人与人之间的普遍联系也符合自然。斯多亚主义认为遵循着理性的人类有着两种自然本性:自爱(自我保护)的本性和社群本性。亚里士多德也认为人是社群的动物,但是,亚里士多德的社群主义是基于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而言的,一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获得幸福。与此不同,斯多亚学派从个体的自我推导出社群主义。自爱并不与社群本性相冲突,真正的自爱必然也是群己性的爱。塞涅卡将社群本性视为自然法的内涵。但是愤怒这种激情却作为社群本性的对立面而存在,撕裂和破坏人与人的社群性关系。“愤怒断然抛弃了人类的本性,后者激发我们去爱,前者却激发我们去恨;后者吩咐我们互相帮助,前命令我们互相伤害。”<sup>[3]65</sup>

因此,塞涅卡反对亚里士多德以及逍遥学派关于愤怒的观点,后者认为适度的激情是有用的,比如愤怒在惩治恶人、避免轻视时是有用的,在战争中进攻敌人时也是必须的。在《论愤怒》中,塞涅卡对这些观点予以了反驳。他表明,理性无法掌控激情的限度,而是自身转变成激情。所以,尽管理性本该是自然赐予人类掌管心灵最好的利刃,但“一旦我们允许情感进入,通过我们的自由意志认可它有权威性,理性就会变得毫无用处”<sup>[3]10</sup>。愤怒在任何时候都是无用的。智慧的人不会对罪人发怒,而是像医生和法官一样冷静地改正罪人的恶行。士兵在战斗中更需要由理智掌控,而不是由鲁莽的愤怒左右自己,给自身带来危险,成为愤怒的牺牲品。因此,在塞涅卡看来,必须要治疗愤怒,而治疗愤怒最好的办法就是观察自己的心灵,在愤怒的苗头刚出现时就坚决地抵制它,消除愤怒。

### 三、激情的转向

斯多亚学派是希腊化时期的主流哲学学派,希腊化哲学反思古典希腊哲学,经历了由古典希腊哲学将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到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范式转变<sup>[6]</sup>。希腊化时期正值城邦解体和帝国崛起,哲学的关注点不再是城邦的共同体生活,而是单个的人,尤其是个体性的生存状态<sup>[7]</sup>。斯多亚学派也要面对个体在世事变迁中如何安顿自己的灵魂、

如何给自己的心灵提供慰藉的时代问题。斯多亚学派将哲学作为治疗心灵的技艺，而心灵的疾病即是激情，所以哲学能够治疗激情。于是激情作为主题进入哲学范畴，成了斯多亚学派乃至整个希腊化时代哲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希腊哲学主张“德性即知识”，思辨理性引导通往至善之路，德性针对的是灵魂的非逻各斯即欲望的部分，因而作为与理性对立的欲望更受关注。柏拉图把灵魂分成理性（*logistikon*）、欲望（*epithumetikon*）与激情（*thumikon*）三个独立的部分：激情可以说是灵魂里中间性的力量，是一匹需要驯服的马，若受到好的引导，就会倾向于站在理性这一边，服从理性的统治；欲望是理性的对立状态，会把灵魂拖入肉体的欲望当中；因而灵魂的和谐或者正义就是理性处于支配地位，统治着激情和欲望。柏拉图在理性的视野里面研究欲望，在激情和欲望两者之间，欲望被置于更基本的层面，被视为“实在的缺失”<sup>[8]2</sup>。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接受了柏拉图灵魂三分说，在此基础上区分了一般而论的欲望（*orexis*）和具体的欲望形式：欲求（*epithumia*）、冲动（*thumos*）和想望（*boulesis*）<sup>[9]68</sup>。欲求指向人身体本能所需求的吃、喝、性等方面的欲望；冲动是非理性的，它的目标是诸如荣誉、勇气、援助朋友并向敌人复仇等等这些政治生活中的善事物<sup>[9]70</sup>；而想望则是欲望中最接近理性的，它以正确的理由和方式追求有真正价值的善事物。

作为一元论者，斯多亚学派认为灵魂或者说灵魂的主导性原则即是理性，不能分出激情、欲望等非理性部分，并由此批评柏拉图所谓人臣服于两种不同力量之下的二元论观点。与柏拉图纯形式的理性不同，斯多亚学派认为理性即是神，也是自然（宇宙）本身；神具有至高无上的理性天赋，宇宙是充满秩序的、理性的存在者。因此，在斯多亚学派看来，自然、理性、宇宙这三者是同一的，这三者规定了世界万物的秩序与变化。受造的万物都由世界大火创造，它是宇宙的开始也是宇宙的终结，贯穿着整个宇宙，渗透进世界万物，而火的原理就是理性的原理，火的原理的主动性就是自然按着秩序运行的原理，就是理性原理的主动性<sup>[8]102</sup>。因此，斯多亚学派强调自然理性，按照自然生活，回归真实的自然。

斯多亚学派认为激情是心灵的疾病，是非自然、非理性的状态，人受激情支配，会对事物以及自我形成错误的判断，这种判断正是在理性的作用下形成的。因此，对激情的治疗，也就是对理性自身的治

疗，让灵魂的主导性原则——理性合乎自然，达到“宁静”与“不动心”。斯多亚学派认为，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冲动（*horme*）引起的。冲动不是某种无理性的意识活动，反而是理性的结果。冲动是理性对印象的赞同以及人产生某种行为的原因<sup>[10]</sup>。假设某人看见老鼠在房间里窜走，立马想要消灭它。在这个例子里，某人作为主体不仅赞同了知觉到这只老鼠的印象，也产生了价值判断，即老鼠是可怕的并且会携带病毒，有老鼠在房间里乱跑是一件坏事。所以，在赞同了老鼠的印象和判定老鼠对自身有害的情况下，冲动必定会产生行为，即试图消灭老鼠的行为。因此，“冲动是对评价性印象的赞同”<sup>[11]87</sup>。从这点上来说，所有冲动是理性运用的结果。但是理性的判断并不都是符合自然的，所以冲动有正确和错误之分。

斯多亚学派的幸福论伦理学与日常伦理学不同，他们一反常识，不将获得权力或财富、快乐视为至善，而只关心个体的内在幸福<sup>[12]</sup>。因此，斯多亚学派有其独特的价值论，只有德性向善，所有外物对幸福毫无影响，因而是无关者、中性者，没有价值。如此一来，当主体对外在的中性事物形成好坏的价值判断之时，这判断便不符合斯多亚学派的价值观，因而是错误的。错误的判断就会走向“过度的冲动”——激情。斯多亚学派的激情是包含对外在事物错误判断的信念，因而激情必定是理性支配下的冲动。激情由于人对自己意志自由之外的不可控制事物的错误判断，违背了自然赐予人类的幸福状态。在斯多亚学派看来，激情使人不幸，人一旦处于激情的支配之下，就陷入了不自由的境遇。

既然人的痛苦和不幸来自于自身的激情，也即来自于对自身的判断，于是研究激情成为了获得自由和幸福的主要通道。斯多亚学派区分了欲求（*epithumia*）、恐惧（*phobos*）、快乐（*hedone*）和痛苦（*lupe*）四类激情：前两者是对将来的事物或好或坏的错误判断，而后两者是对现在逼近的事物或好或坏的判断。例如，欲求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将来某种好的而我们应得到的事物的意见”<sup>[11]93</sup>。愤怒由于是一种惩罚或报复他人的冲动，则属于欲求这一类激情。在塞涅卡叙写的美狄亚这一悲剧人物身上，值得人们深思的是爱、愤怒、痛苦等一系列激情与自足的对立。激情代表了我对外部对象的认可和接纳，但这样一种向外部敞开的态度却让自我无法处于自足的完满状态。人的自我依附于不受控制的外在善之上，倾向于处在一种脆弱的、不稳定的状态，

反而是对内在幸福和自由的威胁和吞噬。

塞涅卡身为晚期斯多亚主义思想家,关注的重点也是激情。他以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敏感的生活视角解读了人生所面临的各种苦难,在《论恩惠》《论仁慈》《论心灵的宁静》等诸多作品中探讨激情引发的各种疾病以及哲学治疗方法。以悲伤这种激情为例,塞涅卡在《致玛西娅的安慰书》、《致波里比乌斯的安慰书》和《致母亲赫尔维亚的安慰书》中皆有专门的论述。塞涅卡认为,被悲伤压垮并不是出于自然的意志,其痛苦程度因自己的错误观念而加深,最终是人在蓄养自己的悲伤,沉浸在从痛苦中获取的满足感和病态的愉悦当中。悲伤是由于大多数人往往不能认识到自己的命运,而当事实并不如人们期待那样发展时产生的激情。但是,塞涅卡告诉我们,外部事物是变化无常的、不确定的,所有这些事物,包括人类,都处在命运的掌控之中,当世界大火来临的时候,都会被燃烧殆尽,回到原初的元素状态,它们不会影响人们心灵的幸福感,失去它们也不是不幸。哪怕是自己处于流放的境地,塞涅卡也慰藉他悲伤的母亲,这对他来说并非不幸,处所的变更并没有带来什么不快。因为神意充满整个世界,无论在哪里,人都处在自然本身生生不息的秩序之中;自身的德性也不因外物增加或亏损。哲学研究是结束悲伤、治疗悲伤最好的方法,它能消除束缚人自由的激情,帮助人实现心灵的宁静与平和。

#### 四、结 语

塞涅卡视愤怒为一种与人的本性相背离的激情。人是在共同体中生活的动物,但是愤怒却在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形成的友爱共同体。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斯多亚的共同体不局限于一个城邦,也不仅限于一个罗马帝国。斯多亚学派认为,由于人共同享有理性,因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分国度、不分肤色都应该是平等的同胞。斯多亚思想中体现的这种世界主义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

另一方面,斯多亚哲学对激情的关注始于对激

情中包含着的信念的怀疑。由理性赞同的错误信念构成了激情,而倘若激情的本质在于认识,那么哲学作为一种治疗的技艺,就可以运用理性的力量 and 知识去审查这些错误的信念,帮助人确立正确的价值判断。斯多亚学派也循着希腊化思想家共有的目的论原则,即生活的目的在于获得幸福。因而,斯多亚学派对激情的剖析也是在启发人们,如何恰当地面对外在事物、社会观念以及如何回应周遭世界的变化才能生活得幸福。

#### 参考文献:

- [1] 欧里庇得斯. 美狄亚[M]// 罗念生全集: 第三卷 欧里庇得斯: 欧里庇得斯悲剧六种. 罗念生,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94-129.
- [2] Guastella G. Virgo, coniunx, mater: The wrath of Seneca's Medea[J]. Classical Antiquity, 2001, 20(2): 197-220.
- [3] 塞涅卡. 强者的温柔: 塞涅卡伦理文选[M]. 包利民, 李春树, 陈琪,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4] Inwood B. Seneca and psychological dualism [C]// Brunschwig J, Nussbaum M, ed. Passions and Percep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70.
- [5] 章雪富. 斯多亚主义: I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68-70.
- [6] 章雪富, 石敏敏. 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 希腊化哲学的范式转移[J]. 中国社会科学, 2011(1): 47-57.
- [7] 聂敏里. 西方思想的起源: 古希腊哲学史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201-203.
- [8] 石敏敏, 章雪富. 斯多亚主义: II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9] 陈玮. 亚里士多德论人类欲望的三种形式及其统一[J]. 道德与文明, 2011(3): 68-73.
- [10] Long A A. Hellenistic Philosophy: Stoics, Epicureans, Sceptics [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176.
- [11] Brennan T. The Stoic Life: Emotions, Duties and Fate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12] 包利民. “幸福论伦理学”的张力与调适: 以斯多亚伦理学为典例[J]. 道德与文明, 2019(4): 69-76.

(责任编辑:陈丽琼)